



心經附註卷三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  
 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是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為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水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熾，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此章之指，最為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一段。朱子曰：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樣。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筆錄曰學者覺也之說非也新謂以覺為學字百攸秋氏之意也

是存若只是兀然守在遠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又曰純夫女知心而不  
知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  
不入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心不在焉則視聽不  
見聽聞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况窮  
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  
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  
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始將晦昧僻違觸情  
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哉然心雖未嘗不  
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淨念耳邪思

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  
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  
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  
之權輿也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亡以操捨言之皆有合于程子之說又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朱子荅石子重書曰  
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  
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  
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  
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

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本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煩理而起煩理而滅斯乃所

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或問牛山之木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穢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日之時卽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日晝之所枯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

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救人中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教以直內一旬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持把不能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着又曰這箇不干別人事情雖是難亦須自著力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操存多出於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亦曰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而已今撫其論操存之說十一條如左靜敬別見○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此即做心主之謂也○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

若不做一箇主意生奈何張天祺嘗言約數年自  
上著牀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後須強把這心來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又曰君  
實嘗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  
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也只是於名言  
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  
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  
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  
漸較放得下也○

此言則知太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  
以壯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又曰有  
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  
害其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  
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司馬子  
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人心至靈主  
宰萬變而非物所能  
宰故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  
子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  
雖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  
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又曰人於夢寐間亦  
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  
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竟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  
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  
神安定夢寐  
亦不至顛倒○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



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  
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  
不回進道勇敢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處便精切  
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  
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來雜處他大段用工夫  
來觀此言說得來大段精切○又曰客慮是沒沒  
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朱子曰今日學  
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  
乃知為學須是致志○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木  
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大段計利害不往下

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人有二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  
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  
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  
且靜坐先儒論主靜者自明  
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  
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  
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朱子曰看康節這  
人須極會處置事  
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  
本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

都在緊要上被他辭極了所  
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精明○**朱子曰**主靜夜氣  
一章可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  
見人要多慮且教入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  
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  
箇是不同○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  
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  
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  
須是靜坐○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  
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

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  
思耳○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  
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  
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程子曰**操約者敬而  
已矣按先儒論持敬者自○邵伯溫問心術最難  
如何執持程子曰敬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程  
是敬之一字有力量○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得者不可惡也。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  
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曰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  
用敬亦是先便了正心誠意地位蓋誠敬二字通  
貫動靜始末耳是於格致之先更有一敬字在  
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不然皆妄  
○西山真氏曰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須其理以應之  
則事皆得前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  
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  
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  
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  
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為事主不可使事為心主曰  
事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事上不走走作耳伊川  
欲以數珠與  
○橫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  
温公之類

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  
在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間子細體認取  
○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  
子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溫熱不是學箇恭  
又學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  
箇安  
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  
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中須勉強但覺見有此  
子放去便收斂提撥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又  
後自熟  
○問今於下工夫之時小痛自警策而遽  
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  
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  
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  
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朱子曰敬乃聖  
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又曰敬所

心經附註

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  
○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  
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怠地雖有些放僻邪  
侈意思也自退聽○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  
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  
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  
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  
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  
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擊踞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  
敬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  
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

切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許氏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  
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  
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  
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凝念得一省察不更逐  
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  
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  
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  
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  
為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  
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  
要窮理○許氏曰生商我傲擾之秋無所師承而  
獨有得于程朱之心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  
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  
物則固不與世為存亡而非豪傑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程子曰人  
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按聖賢論  
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  
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

毫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又曰呂敬兼動靜者凡得一條果列如左

與叔疑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之要處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

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

也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

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資

有得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

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

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

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念此心不死則日有

進○按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

變而此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

耳○朱子答楊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斷所

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處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

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恹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丟了。或此

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  
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般便在這裏○問當官  
事多膠膠擾擾奈何他自膠膠我何與焉濂溪  
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  
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  
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黃直卿勸先生  
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  
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  
却未曾去學得這般學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  
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一月却  
覺得意思空暢不知他門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

何須也○朱子以揚氏為我答黃直卿與程子  
以槁木死方答呂與叔同意見客一事亦與程子  
世事須教人做同意皆言動之不可不散也○朱子答許頌之書曰來  
論欲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以資吾神  
養吾真者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活物當動而  
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  
體太用如何須要棲之澹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  
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邪○答張敬夫書曰來  
論謂靜則溺於虛無此二字如佛老之論誠有此  
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  
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  
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  
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  
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  
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  
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  
耳又謂其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  
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  
未為的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

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  
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座右出  
入觀省○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  
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  
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  
之也西山真氏曰南軒此言蓋合  
敬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又曰至再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附註**程子曰

**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敬便在**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宋子曰**專腔子裏。問心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人他說話底都是取主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此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

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揚時。似同志。想恐二周未可望揚時。如何。曰。周乎。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揚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宜道。學者要當察此。○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弊面。益背自然。不可及。○又曰。解

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亦悞人。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

**朱子曰**。學明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

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

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一屋子

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

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陳烈初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

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

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使空寂而已。○又謂門人

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

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日間便不見。纔覺得便

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掌謂林恪曰放○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

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纔昏睡去也即是放

心使精神常在這裏與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問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

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卽仁，仁卽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入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求，能

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卽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附程

**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覽鏡面自

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

能及其類不亦甚乎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註**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食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朱子曰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氏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墜。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

之人。其真固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層層  
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  
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南軒  
張氏曰。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  
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爲之宰者  
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適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  
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  
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  
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  
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櫛。而從事於檟棘。治疾者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六者。則役  
於血氣而爲人欲。先立乎其六者。則本諸天命。而  
皆至理。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  
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  
或爲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為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

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為小體，而蔽於物，則亦物耳。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附言**：荀子曰：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大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



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今即此語以看孟子。予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本體。所謂不君泰然。百體從之。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不君泰然。百體從之。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朱子曰。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本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道。譙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大本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堅起。自心便是立所。

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止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

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又曰人不能不以富貴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附註朱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下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心經附註 卷三 二十六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細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附註**謝良佐問於伊川先生曰。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朱子曰。程子之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忠。尤足以發明

孟子此章之意。○**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南軒張氏曰**噉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

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定字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寔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過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見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